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卷

春正月以辛自修為工部尚書

雲南巡撫吳定奏停年例增金仍增至五千兩

畧言萬曆二十年九月內接到戶部咨據解到年例金二千兩
奉 旨加添共五千兩著為例該內閣輔臣題奉減免一千兩
如再有奏擾的仍增至五千兩到臣據金鋪戶揚盛黃震等一
百名告稱滇不產金每年領價往四川鹽井陘西番遠地零
買該府審看金戶涉他省者有江湖盜賊之危走夷方者為瘡
厲虎狼所害出者存亡未審居者蕩產先賠此買金之難比至
煎鑿則一火而十去一二十火而十僅存半於是足色未足者
責以重鑿已足者責以添補剝肉醫瘡日削月割此煎鑿之難
及查金價向係布政司給發今司庫之銀且不足支兵餉矣無



已則有隆慶年間事例可援彼時亦奉加買金三千兩分派大理永昌等府州湊進該布政司會同按都二司看得金戶越省收買奔走數千里之遙遲延六七月之久所買僅止荒金回家煎銷積至十餘爐方足色每金一兩雖領官價六兩三錢而幫貼盤纏煎鑿銷蝕已費銀十餘兩一戶死亡十戶均賠如近日董獻策王愷武畧蘇茂林董价等折本自縊而死原僉金戶逃亡過半正額例金尚恐措辦不敷額外倍加小民何以堪命且司庫蕩然一空並無分毫金價安能神運鬼輸况莽酋作梗之後連歲用兵荒旱相仍軍民困苦不可勝言等因該臣會同巡按馮應鳳看得雲南地方在嘉靖以前不知其產金與否亦不考其採金多寡與否惟至十三年始定為例每歲貢金二千兩迨隆慶四年增金三千兩撫按具題蒙 穆宗皇帝慨然停止

萬曆十年增金一千兩撫按具題 皇上亦慨然停止今若以加派之故致有騷動各處土夷乘機倡亂內外交通邊腹互變深憂隱禍不可勝言矣有旨前有 明旨如何又來煩擾好生不遵着照前 旨每年解進五千兩

以舉人劉元卿為國子監博士鄧元錫為翰林待詔

江西巡按御史秦太夔題安福縣舉人劉元卿醇懿大丘之範清修徐孺之風忤顏懼要當年韋布尤難投牒江流此日蒲輪應及新城縣舉人鄧元錫襟期孤介思緯淹通數十年杜門著述羽翼聖真環百里惠德善良維持風教直隸巡按甘士价題原任四川成都府通判王升杖藜蓬室懸榻韋編正學本自師傳真修迥出物外原任應天府通判馮行可刺血上書孝誠真貫天日飭躬勵行清瑩堪比冰壺遥授國子監博士王敬臣孝

孚輿論學懋躬修當此頽風靡靡之中獨詣君子慥慥之域吏部覆劉元卿鄧元錫學行純修人無間言銓授前官王敬臣已經遙授博士王升馮行可照原官進階一級俱進奉訓大夫備行有司時加優禮報聞

以徐元太為南京刑部尚書

工科給事中韓學信上言自二十年春至今日京營協理凡幾易張國彥去後即易以鄭洛洛未任易以周世選世選不久復易以元太今未幾而又易之矣京營何地協理何官年來東倣西擾又何等時而數數更置若此耶元太為四川巡撫加部銜未任也起為戶部管太倉未久也無幾而改兵部矣無幾而又加都御史管京營矣又無幾而司寇南中矣元太之部俸僅半年秋而治餉冬而治兵春而理刑欲其在在能辦臣未之解也

浙江道御史劉曰梧上言元太以十一月受任今不二月而升尚書又操江如陳有年如蔡國珍皆不半年而遷朱鴻謨以四月推選七月受任今不五月而遷數數迁徙自此熟于耳目為此官者皆知非久居之位一切務為因循苟且之政是建官與無官等養兵與無兵等設備與無備等也

以太監張誠閱視三大營將官

王錫爵復入內閣

錫爵以萬曆十九年六月內乞歸者至是復還京上疏陳謝賜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裡麒麟胸背一襲

增派蘇松四府兵餉

應天府巡撫劉應麒巡按陳遇文題稱倭倣告急蘇松四府議增兵餉等銀一十二萬七千五百餘每畝徵銀九厘附錄遼東

總兵楊紹勳塘報萬曆二十年十二月李如松統領大兵從義州鎮起行往東征進正月初五、六日抵平壤倭將說就起兵殺到義州天數該與大明國交戰勢在必犯云

李如松進攻朝鮮平壤克之

本月初六日至平壤城下初八日登克捷斬獲倭級一千五百有餘燒死六千有餘出城外落水渰死五千有餘

大計京朝官

吏部尚書孫鑰左都李世達秉公持正所黜多權門媚灶士閣

臣有不能堪者科臣劉道隆疏詆南星遂調旨切責該部專權

結黨着回話吏書鑰不服罪遂逐南星鑰於是屢疏求去是為

錫爵再入朝新政

奪吏部尚書孫鑰俸考功司郎中趙南星降三級調外任南星並

虞淳熙等俱革為民

左都御史李世達疏頃以考察京官臣等謬與吏部諸臣共事

竊見諸臣秉公評汰無所徇私如吏部員外郎呂胤昌係尚書

孫鑰甥也而黜吏科都給事中王三餘係郎中趙南星親也而

黜諸凡負疵類者縱有憑籍總不得幸免庶殫心計典不敢負

皇上之委任獨因覆留二三被拾庶官以致科臣糾舉奉 旨

切責遂將堂上官罰俸該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此祇以回話

不肯認罪之故而重其罪臣等固知 皇上如天地之無心也

蓋虞淳熙等三人以吏兵二部司屬而訪單有議科道官據以

糾拾固公心也然淳熙雖好禪學而清修原無他過揚于庭雖

有恃才躁妄之過而西夏正叙勞績此不惟尚書石星等力救

即臣等與三輔亦共知而共言之以故該部叅酌眾論僅處一

袁黃而留虞淳熙揚于庭者尤公心也即今科臣欲爭衙門全
糾之體抗章求勝然卒不得橫加該部一語而猶稱其黜斥甚
快人心是可以徵公論矣等因有旨卿等為國大臣不惜國體
以鎮靜為重及示恩群小哓哓煩言趙南星虞淳熙揚于庭袁
黃都着為民不許朦朧推陞

誦禮部儀制司郎中陳泰來極邊雜職賈巖薛敷教于孔兼顧允
成張納陞俱降三級調外任

泰來疏臣叨第十七年歷官四任目覩京察凡四舉矣丁丑故
相張居正以奪情故用幕客朱璉策借星變計吏箝制眾口楚
人方逢時署部考功郎劉世亨依違順氣芟除異己如蔡文範
習孔教等並掛察籍公論寃之辛巳則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
唯諾惟命考功郎孫維清鄙人也與秦耀謀禁錮建言之臣遂

以趙用賢吳中行沈思孝艾穆鄒元標五賢附名察籍今輔臣
趙志臯亦以不及論而南中何寬李己為政今輔臣張位撫臣
趙世卿與馬公論寃之丁亥則臺省楊廷相馬允登側媚當路
誣陷善類御史王國面斥之其說不盡行而尚書楊巍自許摸
稜考功郎除一擯主調停之畫薰蕕並容涇渭失辨多去庸庸
者至拾遺何起鳴倖免張正鵠枉黜公論寃之未有旁搜博採
覈實稱精邪諂盡屏貪墨畢汰倚冰山以立消營鬼窟而終獲
機弁無所肆毒柳榆為之喪胆如今癸己春之事也命下之日
朝紳相傳 皇上御極以來獨見茲舉頃者庶寮拾遺下部覆
議虞淳熙素擅才名揚于庭西功未叙袁黃方贊東師該部酌
量評品取自上裁未嘗察擬留用科臣劉道隆據形糾摘遂蒙
嚴旨詰問閣臣駕言于聖怒識者扼腕而不平此其故何也郎

中趙南星前以論劾吳時來忤今元輔王錫爵意引疾而歸元輔此來亦有疑其干大計者由二三戚里門生自知掛議實以二天望之南星在事不白朝房不謁私第所論黜降如蘇鄭徐泰時殷都王肯堂李周策皆粉榆瓜葛不無刺心而郝瀛胡汝寧蔡系周柯挺楊四知樊玉衡張應登諸人豢養有年惟蓋無施意者甘心南星久矣道隆之疏上而專權結黨之旨下奇貨在前投袂而起詎可動稱上意以塗人耳目也外議悠悠謂豫尚書抗禮不避趙南星為郭實議言兩次輔亦銜之揣摩如此寧非藥石臣聞元輔昔年家食見辛巳大計憤激咨嗟兩次輔身在察籍慷慨義命豈不謂國光維清希合權相者耶而何以怪該部今日之守法也近者科臣楊廷蘭糾及年例前此臺臣李楠糾及詔訪言官論事亦何顧忌識者皆謂該部素失閣臣

之權此時言者縱出無心亦當慎惜夫部權歸閣臣自高拱兼攝張居正專擅尚書除張瀚嚴清而外選郎除孫鑛陳有年而外奔走請教一一稟承濫觴于楊巍而掃地于劉希孟謝廷寀尚書宋纁稍欲挽回因郭實一蹶履處秦耀諸人故相在嵎借劉潤事齟齬之鬱悒以死尚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澄清閣臣王家屏虛懷以聽朝論躋之一乃由故相授意于內璫張誠田義欲阻諸臣進用之路身雖還里機伏垣墻胡汝寧力攻王教不行而饒伸萬國欽推用致王教葉隆光倉卒削籍鄒觀光甫調司不旋踵而以讒言去聞王教却內璫請托觀光觀察精明內外憚之賢者不容縉紳飲恨今日復借拾遺處分以激 聖怒即去年之故智是內璫與閣臣表裏而皇上未之知也臣束髮為郎旁觀時事其間清濁屢更清日常

少濁日常多江陵以丁丑始濁凡六年而壬癸之際一清甲申以後俱濁凡八年而辛壬之際再清今日督過該部裁抑司官南星去而王顯仁蓋國士馮養志之徒進彼皆以貨取者也將來必挈權以阿閹臣而後為不專權必植黨以附閹臣而後為不結黨傷老成持正之心隳賢者勸精之志宵人坐觀其報復懦夫怯避于擔當諛風漸長正氣潛銷忠直不麾而去佞子不招而來此世道治亂之關人心忠佞之界不可不深辯也有旨陳泰來這廝前者屢屢恣肆枉悖因未責處心懷疑懼故逞刁惡欺君比于幼年將朕獨斷處分佯作不知誣賴輔臣顯然亂政惑眾好生可惡本當拿問姑從輕降極邊雜職賈岩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張納陞用謀結黨淆亂政體都着降三級調外任俱不許朦朧推陞于是陳泰來得

岩得

薛敷教得光州學正于孔兼得安吉州判官顧

允成得光州判官張納陞得鄧州判官

于孔兼疏考功司郎中趙南星銓曹賢者也其人秉正嫉邪不私親故不憚朝權素所蓄積人共欽之昨者殫心盡力任怨冒嫌自京察榜出而斥者無怨詞留者無遺議翰林庶子馮琦輩語人曰今年計典二百年僅見也御史周孔教輩語人曰今年大察絕無覆盆也則南星不有功于國家乎祇以臺省拾遺之疏自信太堅隨因劉道隆糾摘之言處分特甚正議雲興志士扼腕謂南星素不愜于輔臣久欲乘隙而排擠之道隆密受指于輔臣乃遂具疏而逢迎之夫道隆受指與否臣不能知其疏中所云謂非不肖之心別有所為則毋乃畏人疑而先為之說乎輔臣授指與否臣亦不能知而票擬之旨謂流言何

足深辨詞指過溫則每乃陰厚之而情終莫辨乎輔臣果有之是嚴嵩再生而張居正復見也道隆果有之是陳與郊李春開等之一番去而一番來也以青瑣妙選而甘同鷹犬之流道隆自處何其愚以斗山重望而輕棄溝壑之中輔臣自愛何其左夫東倭未殄邊方有封疆之憂冊立未行青宮有危疑之勢輔臣不盡慮而謀科臣不悉心而議方且借私隙以逐正人媚閹臣而驅賢者上下交相誤國如此人心何由而平議論何由而息世道何由而清乎南星之當用不當斥與昔年王教之當用不當斥均也

謫光祿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極邊永戍

本月二十六日禮部接出諭旨朕所生三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

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并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部裡便擇日具議來行朱維京疏三王並封關係宗社安危甚大等事往者有二十一年冊立之旨今忽改而為分封之詔夫分封冊立二事也皇子諸王異等也諸臣所謂者冊立之前旨而皇上所頒者分封之新令臣民仰望之心謂何人主失信之道謂何聖諭謂立嫡為祖訓誠然謂少遲冊立以待中宮之生嫡則祖宗以來實無此制臣歷考本朝宣宗之立則以洪熙元年英宗之立則以宣德二年憲宗之立則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則以成化拾一年皆近不滿二三齡遠不過四五齡而即立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列聖曾不少待以稽盛典即皇上冊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祖宗朝元無遲

以待嫡之典而獨自 皇上發之則後世子孫將籍以為口實
其流之弊始有不可勝言者矣語云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聖人為政必先正名者誠有見于禮樂刑政之所攸關而後世
忠臣義士捐生冒險以爭區區名號一二字之間者亦以三綱
五常非名不立百官萬姓非名不治奇禍隱憂非名不弭今也
分封之典三王並舉則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仗雜而無
章府寮庶寮同而無辨震位為之久虛主營懸于莫屬名分不
正猜望愈多天下可憂可慮之事 皇上雖日置百喙以家喻
戶曉豈亦能解臣民之惑息道路之疑乎臣又聞之人臣事君
將順其美 皇上念及中宮嫡嗣之未生此其用意良厚臣敢
不將順顧嫡嗣之生冊立之舉元不相妨中宮春秋才盛前星
一耀則所冊元子自當避位藩服古今彝典何嫌何疑今以將

來末期之事格見今已成之命臣恐中宮聞之亦必有大不安
于衷者臣又因是不能不責備于今之元輔焉王錫爵邇者千
里而來海內延頸而望以為必能收蒼遇之功定安漢之策也
乃者 皇上雖有分封之意猶不遽行而以手札咨之錫爵為
錫爵者即不能如李沆之引燭焚詔獨不能為李泌之委曲叩
請反覆披陳至再至三必求轉移 聖意而後已知其不然則
王家屏之高邁尚在 聖人優禮大臣必無韓緩來濟之辱也
奈何知不出此業無一語即刻如旨擬敕若吏胥之承行唯恐
後者絕裾而行兼程而至所為若此難以厭中外之人心矣昔
宋王旦賢相也因不諫天書一事史臣至比之馮道大臣之不
可無風節也如此嗟嗟揚素李勣千古罪人彼其初心豈不知
有公議惟其容悅患失之心勝是以不能自持耳臣方以古大

臣望錫爵豈忍比之至此然王旦李勣人品雖殊念頭不遠亦不可不以為鑒也奉 旨夫我聖祖垂訓子孫為正綱常別名分防竊亂耳雖累朝之典亦有正出有度出而正度出者或有疾病之因或有別故之異故不稽 祖訓而定耳况 皇后年稚尚艾倘後有出欲追何及故且權宜以待將來且 諭旨曉然明白朱維京這厮出位要名的條 祖訓所言奸臣本當依訓處斬姑從輕着了職發極邊永遠充軍王如堅疏 冊立明旨未信并封事體未宜懇乞聖明確遵 祖訓事有 旨王如堅這厮逞臆圖報巧詞疑 君惑亂 祖法好生可惡正是奸臣本當依訓處斬姑從輕着了職發極邊永遠充軍禮部疏深維 宗社大計乞遵前 旨建 儲兼舉封王事有 旨且 祖訓有立嫡之條庶子雖長不許僭竊而立此萬世子孫

所當遵守不可更亂者况 皇后年稚尚艾又無他疾倘後有出欲遵 祖訓耶欲悖 祖訓耶故此權宜封王以待且 諭旨明白爾等如何又来煩擾激眊着遵旨行庶無後悔不必再来奏擾內閣接出 聖諭昨者元輔反覆勸朕早行 冊立之典此原是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但恐違背 祖訓日後事体難處故將三 皇子暫爾並封隨該元輔再引 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母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偽亂真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不知疑朕是何主意深可痛恨卿等輔弼親臣豈不知朕心何故乃為人言疑阻不肯擔當倘有後悔將何以處朕為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何忍見之其於 國体何今諭卿等知之又 諭昨者朕怒朱維京王如堅二畜謗訛疑 君誣詆輔臣故朕依訓從輕處分卿既

伏愿陳救遂免發戍姑着為民
削光祿寺少卿涂杰寺丞王學會籍

杰等疏乞虚心議禮以定 冊立大典等事有 旨並封已有
屢 旨明白涂杰等寔是臆黨救同類謗訕疑 君惑亂眾
聽好生可惡本當處斬以嚴 祖訓姑且從輕着革了職為民
王錫爵疏 謀 國無狀人言朋興乞勅多官會議共成大典
等事有 旨夫立嫡之訓乃我 聖祖垂示子孫永誠非別代
不任綱常之主溺寵僭竊之比也又非臣下擅議更立要為定
策之功况今三 皇子皆為庶出長幼皆有定序非有他意姑
待數年耳又何疑惑卿為首輔已辱諍勸故為權宜今復畏阻
是卿亦疑朕卿可安心輔理此無識小畜訕謗疑 君惑亂眾
聽波及誣詆不必自惑可即入閣辦事朕意已定不必廷議

禮部儀制司郎中于孔兼上言 元儲立嫡 祖訓固自昭然

歷考 祖宗以來並未有虛 東宮之位以俟嫡子者也待

中宮生子 聖意豈不忌至而逃稽詩傳宮闈之中鍾鼓之樂

必若文王之於大妣而後有嫡立嫡為可望也此 皇上當自

知之非臣敢預聞也昔年 皇上正位東宮年甫六歲此時

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 穆宗莊皇帝曾不少待之豈薄於夫

婦之倫哉所重在 宗社故所急在立儲此 皇上身親目擊

之事今豈不在記憶中乎伏惟 皇上念地逼則嫌生恐釀將

來之隱禍禮殊則分定可清覬覦之邪心宜申明 舊旨兼行

新諭 建儲封王一時並舉則上不失 法祖之孝下可釋

人心之疑詎非 宗社無疆之福哉 孔兼又言待嫡之託已

牢結於聖衷謗訕之疑又屢形于 明旨今復聞 朝綱倒持

之諭且欲處一二臣工無禮之太甚者臣不覺失聲而嘆謂
皇上何等聰明之主而為此言乎且業已斥逐王如堅等矣
可增益其過而不顧天下後世之議乎此或有小人導之臣知
皇上必無是也故謂元子當立不容再緩者君子也此有
禮于其君者也王如堅諸人是也所當聽也謂並封可行希逢
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于其君者也許夢熊一人是也所當處
也今不欲處無禮于其君者而欲處有禮于其君者何以服人
心何以明朝綱臣又惟巫蠱之謗放於堯母承乾之誅成于
偏愛自古亂臣未有不窺人君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者蓋至
今日而追尋禍始輔臣之兩票並擬其負國悞君大矣皇上
可不深長思計久遠哉孔兼又言冊立一事臣職掌有所未
盡臣心已竭臣說已窮今日之勢不得不重其責于輔臣也昔

漢時汲黯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武帝憚之宋真宗將有事於封
禪天書謂王旦得無不可古大臣見敬畏于人主也如此高帝
無意太子賴張良而成羽翼之功唐德宗有意舒王得李泌而
寢立姪之議古大臣以直誠正言感悟人主也又如此今輔臣
王錫爵自料皇上之敬信孰與漢宋之主又自料君心之轉
移孰與良泌之謀既因註誤不能諍決于初近且杜門將以求
去為計夫前無失着則一去可以成令名失而後爭爭而不得
則雖去不是謝人口矣今人情猶屬望之以錫爵素為皇上
重也皇上既寄錫爵以天下而不聽之以家事可乎皇上
委曲以全錫爵母子之情錫爵不竭力以全皇上父子之情
可乎人云錫爵言無不盡特苦皇上聽斷之不行臣云皇
上悟心已萌特憂錫爵感孚之未至納牖投機或難取必于旬

日而提撕喫緊自當時著之心胸若姑云徐徐便為冷局恐旁有嘖嘖終成禍胎是 皇上之國家主持在輔臣而輔臣之身名保全在 皇上也先是王錫爵密揭方今國家之事莫大于建儲而 皇上之美莫美于攬權獨斷乃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為小臣激聒改遷君有美而弗揚事欲成而反敗此群臣之負皇上莫可追悔已幸 皇上親發大信定以萬曆二十一年舉行今茲春令屆期臣惟儲宮謂之春宮其禮屬之春官其寮繫之春坊而其舉行之典又必在于春月即今上元節過交春半月有餘 皇上宮中片紙遲速雖可以自裁而至于諸司造辦器物定卜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預先傳諭料理方保臨期無誤萬一稽延日期過此春令則外庭之臣必日昔以激聒而改遷今以何名而又緩是非遽起道路誼譁臣等雖有百口

不能為 皇上壓矣云云此疏手自騰寫不託吏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乞趁此時人未有請之先從中降諭決在春月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于人謀則臣見哓哓之徒皆昨舌愧死而臣一生遇主萬里歸朝亦可少施顏面于班行矣又伏蒙特降御筆諭元輔卿公清正直朕所素倚賴今衝寒馳驅疾趨來京忠勤可加朕心欣慰欲出與卿一見昨者連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密奏揭帖悉見卿忠君為國之誠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冊立之典且朕讀 皇明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况今皇后年稚尚少倘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悖祖訓欲冊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悖違祖訓下于事体兩便卿可與朕作

日而提撕喫緊自當時著之心胸若姑云徐徐便為冷局恐旁有嘖嘖終成禍胎是 皇上之國家主持在輔臣而輔臣之身名保全在 皇上也先是王錫爵密揭方今國家之事莫大于建儲而 皇上之美莫美于攬權獨斷乃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為小臣激聒改遲君有美而弗揚事欲成而反敗此群臣之負皇上莫可追悔已幸 皇上親發大信定以萬曆二十一年舉行今茲春令屆期臣惟儲宮謂之春宮其禮屬之春官其察繫之春坊而其舉行之典又必在于春月即今上元節過交春半月有餘 皇上宮中片紙遲速雖可以自裁而至于諸司造辦器物定卜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預先傳諭料理方保臨期無誤萬一稽延日期過此春令則外庭之臣必日昔以激聒而改遲今以何名而又緩是非遽起道路誼譁臣等雖有百口

不能為 皇上壓矣云云此疏手自騰寫不託吏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乞趁此時人未有請之先從中降諭決在春月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于人謀則臣見哓哓之徒皆昨舌愧死而臣一生遇主萬里歸朝亦可少施顏面于班行矣又伏蒙特降御筆諭元輔卿公清正直朕所素倚賴今衝寒馳驅疾趨來京忠勤可加朕心欣慰欲出與卿一見昨者連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密奏揭帖悉見卿忠君為國之誠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冊立之典且朕讀 皇明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况今皇后年稚尚少倘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悖祖訓欲冊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悖違祖訓下于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

一諭旨未行該文書官李文輔恭捧到臣私寓臣焚香叩頭伏讀一過不覺感激涕零第事理有至當不易之論人心有不言同然之公今皇上嫡子尚未生而庶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造次奉行臣惟皇上所慮不過為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甚為易處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為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之為子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為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壓于嫡母之下並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体正與此同與其曠日遲久以待將來未定之天教孰若酌古准今以成目下而全之盛美臣之愚見以為必如此行萬妥萬當謹依問中故事遵諭稟擬之外更擬傳帖一道以憑採擇施行至于並封一說縱萬不得已必欲權行亦必須于諭

旨中明白說定立嫡立長的于何時將來斷無改移之意則臣庶乎可以擔當所有原奉手札除珍藏外又昨臣認罪跪下奉旨昨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訕不知是何人主使意欲何為朕為人君耻為臣下挾制謗祖蔑訓國体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有此奏若自認錯置朕何地朕正為卿含忍欲商量別處之策不可黨眾激惱以辜朕意既是如此俱不必封少侯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冊立欽此臣連日正在藉橐杜門間談同官備錄前旨示臣顧惟主使要挾人臣之大罪也然主使一人則附和之者多不過數人未有滿朝執議道路流言而皆受人主使者凡人有勢可憑方能挾制未有以人臣劇主處不順之勢而可用以挾制者萬曆十年詔書一頒深山窮谷九夷八蠻之人皆知之而到今十

二年之後却反別尋題目虛儲位以待嫡子此群臣所以大疑也
外有抄錄詔書內將緊要句語用紅簽票出乞皇上細覽
深思仍乞答示一言又該臣昨進揚帖并將抄白詔書附呈
御覽今日該文書官潘朝用齎捧御札到閣諭元輔朕原無疑
卿但卿昨云妄言之徒以平淡處之今疑君誣上愈甚朝綱倒
持朕豈不怒卿亦何妄已將各疏留中看有無礼太甚欲處一
二所以預戒卿黨衆卿其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
人不待中宮有出無出希覲覃恩豈惑上意不論綱常之正嫡
庶之分且去歲中宮微有小疾自昨冬已面朕矣其冊立已有
旨了卿不必附衆疑阻欽此先是冊儲議與人之初疑皇上
謂不欲以恭妃壓皇貴妃及茲待嫡命下則人更從于嫡字
起疑謂皇上之于中宮睽隔已久今日特藉口待嫡而實欲

不利于中宮以為奪長之地者臣初聞之不覺毛髮俱立涕淚
橫流叫呼天地為皇上誓其無他幸今聖諭偶及中宮見

在御前之事則臣言愈可自信但天不可知事難前定儲宮一

日不定聖心一日不明聖心一日不明妖言一日不息不可

謂之臣惟至尊舉動必先有以服君子之心而後可以勝小人

之口必先自處于無疑之地而後可以施不測之威即如近日

朱維京輩之處不為輕矣而主疑益痼流言轉多可見此輩狂

吠之犬山西自不語擊之愈鳴而皇上雷霆之威欲伸反屈故

臣為皇上千思萬思總不如亟行冊立以媿之因其愧而處

之何人復敢為疑侮敢為黨附至于覃息之典請一切不行自

臣而始又何人敢為希覲敢為蠱惑若皇上果執遲立待嫡

為綱常則累朝列皇不踰年而冊立庶子豈皆不明于綱常

之正嫡庶之分者乎臣恐嘒嘒小臣又必以為反唇之端而其說愈長處之愈不服矣至于 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則自來所未前聞 皇上縱欲少遲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此則事在不疑必當亟諭禮官具儀二請庶猶可以少安人心如其不然則二事並寢眾口益譁臣力薄勢孤委實不能荷擔泰山之重支持萬眾之口願 皇上先放臣歸再與諸臣商量別處之策臣臨疏痛哭不知所云又今日該文書官潘朝用齎捧諭札一道到閣諭元輔覽卿所奏具悉忠懇前日屢旨諭卿知之稍俟二三年亦未為遲以待嫡出非有他意柰無端小臣誣陷疑朕以至于此深可痛恨卿為首臣既知朕心又何避怨亦來迫其豫教還候旨行欽此臣畢竟不敢以疑心待 皇上以難事強 皇上責難之惟有先行豫教再約近期為

易知易從安上安下之別法而臣亦不敢再有他覲以瀆宸嚴惟幸 皇上斷在必行與眾更始姑存臣萬里歸朝之面皮以為將來任怨之地則臣死而生辱而榮矣且臣之未到也長幼有序不過懸隔歲之期臣之既到也嫡庶忽分反改至數年之待在下則疑其為逢君在上則疑其為迫主可憐辛苦絕裾而來處此左難右難之地擔此不忠不孝之名臣誠不忍見 皇上之焦勞而 皇上亦何忍見臣之狼狽酬恩負恩決在今日矣遂不報野史三王並封錫爵還朝時途遇同里少年某商說某極贊以為得遇卷至計故錫爵信其可行以自為發端既諭旨下日舉朝譁之錫爵猶未知眾怒洶洶門人錢允元王就學相對咨嗟憂形于色約同至錫爵第規之且曰此事外庭皆欲甘心于老師恐有滅族之禍貽穢青史言之至于流涕錫爵

笑曰癡子癡子斯乃外人浮論吾自明明白白在那裏密揭屢進無論皇上即皇長子亦自知之就學曰不然他人誰諒老師心者恐一旦禍發悔之無及錫爵懽然良久曰即當有處明日遂得及並封之汗云

三月漂溺漕糧二萬餘石

夏四月大賚寧城功次罷行封典

御史梅國楨升四品京堂候邊方巡撫缺推用蔭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裡餘有差

山東天鼓鳴

山東巡撫孫鏞奏四月初四日館陶縣正南空中天鼓大鳴聲如雷震隨見火光向南而下許久方止

切責禮部

文書房官李俊口傳 聖諭說與禮部知道王府宗室是 朝廷一家之事況且只是空名原無耗費祿米仍有不許各藩援例有何大碍爭執不已如此一事不得主張成何 朝廷你每件要做了人情偏執抗違 上命以此立名是何如說大學士錫爵等上言該部所據者條議所循者職掌跡拘于避嫌勢阻于中制此其所以爭執不已致蒙切責不如且停今年定以別年舉行有 旨 朝廷詔令不行于臣下卿等曾見先朝有此政體否况係親且無大碍若 把持之故竟不舉行朕為何如之主卿既這等說今歲已遲姑准先行各府冊封之禮明歲着先題請再不許故意抗違延緩誤事該部官姑且為卿寺免究

以溫純為工部尚書

御史喬璧星上言工部缺尚書會推原任兵書王遴以純為陪
推 皇上用其陪也而置其首遴古之遺直也奈何邇年以來
一推司馬一推冢宰一推總督一推司寇俱不蒙 俞允復推
司空棄捐如故道路之言咸謂遴以先年不給內臣馬匹之故
芥蒂未釋夫內臣額外續添此時具疏履請祇欲為 皇上惜
費以盡其職非敢故為執拗也若以遴為執拗而有意錮之則
古者拒闕不開者何以反賜布疋引燭焚詔然道臣沉以為不
可者何以遂寢貴妃之議二事書之青史千古侈為美談遴雖
忤 旨未至拒闕焚詔也 皇上虚心轉圜將前無克弊豈處
先武真宗下哉不報

五月戶科都給事中王德完上國計

德完上言 國朝自洪水以來至嘉靖宣府歲額不過五萬兩
今主客餉銀不下二十九萬有奇大同原額亦止五萬兩今不
下四十五萬有奇山西原額不過二萬兩今不下二十萬六千
兩有奇遼東初不過一萬兩嘉靖時至二十萬三千今不下六
十萬有奇薊鎮初不過一萬五千兩嘉靖時增至七十三萬今
不下一百三十四萬有奇延綏初不過一十萬兩嘉靖時增至
二十一萬今不下三十六萬有奇其在甘固等鎮或增八九萬
四五萬此渺小者也摠計弘正間各邊甘例大約四十三萬而
止在嘉靖則二百七十餘萬業已七陪至今日則三百八十餘
萬且十陪之撫今追昔能不寒心

王錫爵上奏交要務

略言臣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以至人無釋言言無釋官皆得揚
眉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大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

則頗太深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為
臣亦不為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
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上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庭之論
奏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
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雖有忠言謹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
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立雖聖明在宥萬不至如
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已分兩歧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
之袒此以為彼邪彼以為此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於相伺名
望損於相訟即使一彼一此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人
才之用若始于兩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
傷此臣之憂也上有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爭執
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

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為高上以反汗為耻上下相激何
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激之以石則其躍弥高譬之石然
方出於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懷弥速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
年議論始于相矯成于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上之一字即
為不平彼既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弊復生議數更而難
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睹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
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于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反既不當激
之過賴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摠之使一竊謂
題復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勸勅宜審向者嘗嚴出位之禁
矣臣以為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于盈庭者第以莫執其咎耳
如使言有歸著事有總萃則雖盈庭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
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

卓有執待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白黑而定一途嘉言用之足為益而妄言置之不為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為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徃徃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為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于聽納之時逆意深求自今請一斷于孔子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踰涯之望則無所為而言自公朝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同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簡其不

賢亟暴其長而簿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臣又見近來淹棄諸臣之中盖有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朝廷既不得真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為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不若盡捐前忤以次表用庶幾舉直而枉自錯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已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淆比年以來幾于朝無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為必有辨者以為必無當事者不復躬詰有無但為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輦轂猶有不白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既聞于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由此請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議務求確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跡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

言之者是非自明此所謂勘劾宜審者此也又言臣素有淺中
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為雅量顧今事任及身茹荼知苦竊
計以為朝廷所與共理天下者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目
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仇耳目耳目又仇心心與耳目手足皆仇
而身受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天下受其病且天下
有真是有真非是中有非非中有是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故臣
願先自處于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

郭朴卒

遼東火

浙江大旱自五月不雨至於八月

六月以許弘綱為吏科都給事口

弘綱疏辭過激御史趙標言弘綱之始辭也豈不以前是科臣

議論不合而去吾固非希冀苟合者吾安得而不辭臣以為辭
之猶可而謾語寄傲深文巧詆既托志於霄漢之上而復銳意
于毫芒之內睥睨凌厲之態與駕馭籠絡之術互用而雜施豈
是其雄才妙思藻績簇于筆端良工獨苦抑宦成名立得失橫
于胸內金注乃惜耶夫天下君子小人各有操趨君子立身行
己自有法度欲為君子不得不抑小人欲扶持正論不得不排
邪說以弘綱之聰明才識其于時事人品豈不了然五內而顧
辭非所辭讓非所讓是何視己之名節若掌珠之不可輕毀視
朝廷之名位若土苴而可輕授耶是何沾沾自喜縹緲如雲
際鶴而又勞七自營局促效轍下駒耶且天下人情不甚相遠
已處其清人將誰處其濁已處其察人將誰處其沒此以
涉形迹而去後來者將必復然未來者踵故套而辭繼之者又

必復然視紫薇青瑣之司為納污藏疾之藪甘虛位曠官之罪
為博名炫節之階此果公耶私耶有益于國耶無益于國耶即
如頃者輔臣交泰之疏一出大小臣工懽忻鼓舞咸快心拭目
願覩蕩平之盛從前囁嚅何啻冰消霧釋也柰之何前愆方蓋
後隙復生補漏中流已屬大晚亡羊岐路何所適從然事體之
儘難調停唯今日小隙之容易補復亦唯今日蓋人心至平錙
銖不容加減為今日之計急當收拾人心欲得人心急當收錄
民譽况今省掖員缺太多一二名流曾居都諫惜其正當馳驅
之年永擽麋鹿之壑若下尺一征書俾之單車就道庶人望既
歸與輔臣前日之言正為一律今日之過可以相準人心之離
合聚散關係于此舉匪渺小是在輔臣極力叩閣 皇上俯心
降納而已

免李材死發邊衛永戍

吏部尚書孫鑰十請罪歸不報

吏科都給事中許弘綱言往歲銓鄉員缺 皇上屢簡而用孫

鑰其於聖心必有當矣受事經年民譽自在頃者司官一不認
罪而詰之罰之 皇上雷霆之威雖云當與化俱徂而於大臣

自處之義容有惕然不自安者此鑰所以引疾而求去屢請而
不休也至於今杜門三月茫無視事之期陳乞十章而稽裁荅
之命觸藩蠹尾進退維谷近年以來小臣之忤旨者去矣部臣
之奉公者去矣閣臣之守正不阿者又不俟終日矣堂陛漸踈
禮意漸薄直臣正士既摧折于威嚴端碩老成又不全其終始
附錄時吏部又推鍾羽止張棟為兵科都給事中有 旨鍾羽
正等係欽降官員該部如何不候 明旨朦朧將為民官擅自

推用顯然市恩專權堂上官姑且不究該司官罰俸一年寔員
缺另推來看

召黃鳳翔為南京禮部尚書不至

山東大雨水

秋七月吏部尚書孫鑰罷

以沈桐為應天府丞

吏部推通政司叅議孟一脉以尚寶司卿沈桐陪乃用沈桐

乙卯彗星見東北方

形如彈丸其色蒼白尾指西南方約長三尺餘掃井宿

總督倉場褚鉄上歲計

萬曆二十年太倉銀庫歲入四百二十二萬八千有奇歲出五
百一十五萬五千有奇又另收京糧庫歲入二十八萬四千有

奇歲出三十一萬有奇所出多所入凡九十五萬三千有奇

倭犯朝鮮全羅慶尚等處

以趙用賢為吏部左侍郎尋罷

禮科張貞觀題銓臣被訐大閱風化乞勅勘處以正綱常以肅
法紀事畧言本月十九日接得監生吳鎮本禮臣論財遂壻蔑
法廢倫等事竊惟用賢糾正故相張居正奪情忠肝直氣烈烈
錚錚此其于綱常法紀之間當必晰之素精持之素定而乃有
如吳鎮所訐是以大臣而戮爾綱常以士君子之尤而干爾法
紀也古人絕交不出惡聲况以絕交絕婚哉 國家法令不以
賤伸不以貴撓不以卑張不以尊翫用賢誠尊且貴倘事誠在
所不得不明法誠在所不得不正則亦終有難棄三尺而徇之
者輔臣王錫爵誼閔梓里身在事中勸和之書惓惓不一而足

其于此事之是非可否計已洞若觀火而乃以顧惜體面故含糊稟擬無論非所以為陛下綱常法紀計即所以為用賢計者不免似親而實疎其美以服人心而息人議哉有旨寔本有聞風化該部從公看明來說禮書羅萬化上言吳鎮䟽內連及臣書臣名鎮父吳之彥又臣門生既在事中又居嫌地例應迴避况風化雖閑于禮而爭訟已入于刑法正而禮亦正云云有旨准迴避已而錫爵等言用賢之失在絕婚輕易使人難堪之彥之失在聲言不早使人難處俱無可行勘者今趙女既嫁無復歸前夫之理是被告之體面當惜也吳男未婚無反訴告誣之律是原告之情法當平也若從臣等折衷至公之言將用賢准令病痊叙用之彥免其降處度兩造俱得其平有旨趙用賢俟病痊之日起用吳之彥姑免降處戶部郎中楊應宿

言男女之倫等於君臣並於父子忠臣無二君列女無二夫趙用賢棄禮義而不顧教女背夫諸臣又廢律令以反經合道為權是天地綱常一絕于趙氏再絕于諸臣此風一倡悔親者以用賢為口實斷獄者以今日為成案幾何不盡中國為夷狄舉人類而入于禽獸也御史趙標言用賢之過由之彥之激而成以法言用賢曲而之彥直以情言用賢狹隘而之彥陰巧用賢終不失為君子而之彥則小人之尤者耳蓋君子往也負氣太高處事太易防人太疎用賢今日正坐此弊就今日之事論之則瑕瑜自不相掩至如之彥既工排陷又善揣摩既誣人罪又辨己官機械無窮變詐百出真鄙夫無耻之小人不足道也臣獨慨古之求人也甚恕今之責人也甚刻使陰柔小人伏危機于十年之前陽剛君子遭陷阱于一瞬之頃萋菲肆行青蠅得

志從茲以往恐益長奸人之椎氣墮直士之節氣風化人心何裨先後若不早加隄防安所底止也又戶部郎中鄭材疏論都御史李世達蔽護趙用賢戶部右侍郎李楨乃言天下本無事惟和平則相安于忘言之境惟傾危則相牽于多事之煩始雖皇匕而隨有一種壟斷之徒陰煽陽簸乘機而獻其捷上傷國體而貽之亂階矣彼吳鎮者一便懷豎兒耳訐大臣于朝而逐之去此何等景象也近日下凌上替之風倒柄逆紀之事不敢泛引姑就材喻材姊遠嫁萬里歆于阿承不能幾諫乃父因斃乃母曾被言官極其論列材今議人婚姻併及議事者而夫加譙讓獨亦記憶家庭已事否此臣所謂恠也

奪戶部郎中楊應宿俸一年

應宿因李楨論及疏言無識大臣污蔑屬官等事畧言楨書生

非治事之材楨腐儒非匡時之器一吳鎮不能治况大于鎮乎一婚姻不能了况難于此乎不能服天下之心何以服兩造不能服屬官之心何以服他人在鄉黨則壞風俗在朝廷則壞紀綱有臣如此不如無有而猶儼然居大位是為竊位覲然食厚祿是為苟祿楨為臣堂官義豈不知顧楨無故污臣名節臣死且不避胡恤其他有 旨屢疏奏辨語侵堂官有華体統姑着罰俸一年

八月謫吏科給事中朱爵外任

爵上言銓臣會推日久乞 宸斷早彰以息異議事詞及內閣趙志臯張位志臯位各上疏辯有 旨寔本着吏部快問趙用賢二次輔曾否預先托用羅萬化當初要推繼而不推果是何人主意听了何人之言即便指名從實奏來用賢言故事翰林

之推家宰不甚經見世廟時間有一二乃特 旨簡擢非由廷
推以故置萬化不推有 旨原來是趙用賢所為與二次輔何
干既實說姑免窮究近來無端小臣紛七狂妄傾陷內閣把持
朝政淆亂是非朕每與輔臣勸解一槩姑從輕處朱爵廷斯妄
言瀆擾本當重處姑從寬着調外任用吏科許弘綱等言萬化
之議推猶不失為荐賢之公朱爵之被罪不無少虧容賢之量
夫容一易諧而觸忤者疑於傾陷也悠一易與而守正者疑于
把持也括囊無咎而慷慨論列者疑于淆亂也則君相且未能
坦然于群臣而群臣能釋然于宰執乎兩相疑而兩不相下則
上為者激而成其勢下為者激而成其名要之于國事矣賴為
且內閣輔臣之遽序而朝政者天下之公是公非萬世之準也
必諸司執持而不越台諫補察而無遺然後可以計久安今不

此之務而曰惟異同之嫌臣等不知時事之所稅駕矣于是爵
得山西按察司知事

倉場總督褚鐵請停買辦銀兩

畧言金花銀每年一百萬兩係從來內供之數萬曆六年間偶
一時奉 旨取用買辦銀二十萬兩遂沿為例計今一十五年
取過銀三百萬兩竟未停止云、附錄廣東道御史蔡思穆言
光祿之設原為供奉 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耳乃當時恩
賞偶一傳宣積弊相沿踵為故事如 御前作造龍鳳牀官匠
唐紀何景春等共二百四十四員名御用監造帳幔官匠王鐸
等一百九十七員名填漆漆匠袁大諫等二百八十八名造玉
器官匠栢達等五十員名造花條官匠高準等三十九員名畫
士羅欽等一百九十五名率皆日支酒飯如御馬監春馬軍人

張達子等三千四百二十九名內官監人匠李維先等一千三百七十名尚膳監軍民廚役徐倫等三百二十八名天財庫人匠陳無疆等一百五十九名惜薪司人夫車玉等一百五十名內承運庫人匠劉順等一百九名率皆日支粟米已上共六千五百五十八員名其他匠役種七難以枚舉核其姓名多屬成化弘治間人經今百有餘年未一開除者堂上天庖玉食四海豈可容遊手不事之徒坐令其糜爛正供乾沒錢糧一至此哉不報

九月兵部尚書石星求罷

畧言自禦倭朝鮮以來所有一應攻取計畫皆臣與經畧宋應昌或面相計或書相達近日議論愈多觀听愈淆其勢必至盡沒將士血戰之勞大陷經畧叵測之謀臣之狗馬愚衷亦且死

不瞑目臣見往者胡宗憲有平倭大功卒掛吏議身且不免謀士蔣舟等亦各以罪重譴臣不及今一言竊恐應昌之復為宗憲而沈惟敬之再為蔣舟將使用間机宜為世大忌文罔過密展布愈難尤臣之所大懼也已而職方司主事曾偉芳言倭奴款貢之害三尺豎子類能言之乃疆場當事諸臣猶躊躇四顧而不能決首鼠兩端陽諒陰設竊為首事者惑焉今日之計以中國而守中國則易以中國而為朝鮮守則難故不番兵將前功盡棄欲宿重兵則師老力困禍無已時恐外藩未固內變先作然則舍料理國王之外雖使孫吳韓白復生無能為朝鮮謀矣謂宜勅責朝鮮國王數以荒淫沉湎失守社稷之罪朝廷已為若糜金數十萬恢復境土今以俾汝若不急圖天且厭棄如果不可化誨開其子頗堪托國俾自處分一地之割一官之置

我中國無所與焉誠為彼定亂而已烏有彼不求援而我皇皇
焉自為疏請而欲留兵一萬六千歲費中國數十萬適以遺其
疾而教之偷竟何補于勝敗哉此料理國王之道一了百了之
術善後良規更莫有先于此者

罷議開膠萊河戶部主事李脩吉條議開新河以通海運本部眾
稱嘉靖十八年山東副使王獻始開膠河以通民利非為漕也
其後遂有欲于此通漕者往往以難成報罷至萬曆四年尚書
劉應節侍郎徐拭復創此議而閣臣居正銳意主之亦嘗試鑿
數處終以岡石靡沙不能就緒本部會同九卿科道官議罷今
修吉餘議及此即應節之說也臣謂人情喜事者多而天下之
患常從多事中得之奉 旨這膠河既屢經勘議不便罷

江北山東大雨水

河決山陽高宝等處計決口大小不下三四十處又新河尽决
先是七月二十七日六安州霍丘霍山一時蛟变平地水高数
丈渰死男婦知名者二百名餘不計其数

陝西鄖陽等處大雨水

以陳有年為吏部尚書

附錄吏部題要原任編修今閑住史鈞奏稱因子隨任寄藉乃
因註累一青遽棄乞賜矜原及礼科張貞觀論劾史鈞自媒復
用乞要查照原奏議處各一節為照難進易退士節所珍鈞原
職列清華自待宜重前以子冒藉中式被論罷歸數年之間地
方撫按諸臣亦徃；惜其才而薦之益當自反自修省愆補過
而乃自以為寬遽行陳乞其于進退之際可謂不當矣科臣折
以大義欲行議處良不為過有 旨史鈞姑免究吏科吳嶽秀

疏舉廉靜实行姓名臧惟一劉應麒董基甯中立喬岩黃翼李
三才傅良諫戢汝止丁賓鄒觀光山西巡撫呂坤薦舉地方人
材李尚智李庭儀王應吉梁剛柔繼高趙于敏通判牛惇于惇
云耿介剛方光明磊落在不避權豪問司道之所不敢問居
卿能守淡泊甘士民之所不能甘友愛家庭親睦鄉里年華雖
暮人品極高直隸巡按陳惟芝薦舉三輔人材王遴劉斯潔賈
應元李汶劉堯卿李三才王國祚

河南葉縣礦徒聚亂

葉縣揭報九月十五日該地方文馬二礦峒聚有礦徒三千餘

人竊打礦砂

冬十月己丑江南大雷電雨雹

常屬邑禾稻垂收為電擊傷殆盡

庚子無雲雷震隕火

謫吏部選司郎中孟化鯉等俱外任

時兵科等科員缺該部推原任張棟等起補有 旨張棟等
不許擅自推用你部如何屢次借言抗 旨市恩 皇祖朝輒
敢有此好生可惡堂上官罰俸二個月該司官都着降雜職外
用己而閣臣申救免降雜職都調外任項復弘
姜仲軾

左都御史李世達罷

戶部郎中鄭材論李楨及世達言世達無耻已久首推吏部皇
上兩用他臣明示之以不職一可去世達保舉銓臣 皇上時
發為民顯示之以辱二可去 朝廷設總憲為法官而世達不
守法為郎署所糾三可去又言用賢絕婚法在世達棄律法亡
有 旨罰材俸一年

以孫丕揚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以刑部尚書改任附錄山東巡撫孫鑪薦舉地方人才揚巍應
特開于慎行臧惟一馬文煒王教董基鍾羽正丁懋遜揚其休
宿度趙慎張登雲丁惟寧

十一月行人高攀龍上封事下部院參看

畧言臣自去冬奉差迄今復命不及暮年朝廷之上善類
擯斥幾至一空大臣則孫鑪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
星陳泰來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黜矣近李楨曾乾亨復
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司孟化鯉等又以擢用言官張棟空署
而黜矣中外群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時不利用正
人輔臣王錫爵等迹其自待若愈于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
何以異于五十步視百步臣恐輔臣聲音笑貌之間雖示開誠

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隱實不勝其作好作惡之私又言君
子小人勝負之機間不容髮故小人稍長則君子立消一年之
中劉道隆不已而為許子偉子偉不已而為陳勗勗不已而為
鄭材楊應宿至材與宿而猖獗益甚假似是之義理亂天下之
真是非乘小人之邪謀攻一時之衆君子應宿復借不附吏部
之名致其阿徇閣臣之實反謂近日一種小人專以抗閣臣為
風裁趨吏部為得計其為說愈佞其為害愈深伏願皇上明
察其害正之深謀輔臣勿喜其逆承之厚意亟加顯斥以儆陰
邪云楊應宿復上辯疏有旨近來小臣不修本等職業專闢
是非這本着部院會同該科從實問他何以見得吏部有許多
賍私及高攀龍為碩憲成所使亦問高攀龍何以見得朕一事
不管親批親點俱出輔臣之意明白參看來說不許徇私黨護

以鄧以讚為吏部右侍郎不至

以讚以病乞歸畧言昔之為吏部者多務獎恬退斥浮競蓋以開人廉耻之心而塞其速化之路為益甚宏今臣一林整病夫耳蒙召僅二十餘月屢遷屢改則速化莫如臣豈勝愧耻又不自量與聞銓事有諸已何以非諸人死諸已何以求諸人將使賢者以臣為戒不肖者以臣為趨是辱命為益甚有 旨鄧以讚准暫回籍調理病痊之日撫按官作速奏起以從人望
革鄭承恩為民

皇親順天府學生員鄭承恩係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國太之親伯奏詣早建 皇長子東宮有 旨且我朝政令不許外戚干預 祖訓森嚴鄭承恩有何責任亦非軍民輒自送胸臆擅言 國事好生可惡且前歲鄭國太狂妄瀆擾本當拿問重

治姑着革去衣中發原籍為民

吏部尚書陳有年奏請迴避不許

高攀龍楊應宿下部院叅看有年請迴避左都孫丕揚奏不宜迴避言天下事是非兩字而已識天下之事明此是非兩字而已吏部避都察院避誰為 皇上主國是者乞寢有年迴避之請報可

諭皇長子出閣讀書

禮部接出 聖諭 皇長子母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不妨待嫡稍緩酌於來春先行出閣讀書奈禮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即此為定你部裡便傳 諭各衙門如勅奉行不許又來激擾其應行禮儀臨時著議來看時 慈聖皇太后寿旦 聖駕視朝畢召大祭士王錫爵至煖閣錫

爵言今外邊諸務雖有頭緒若 朝廷之上議論日煩止因冊
立一事生出無數疑心使 皇上受無數煩惱臣因此連進密
揭力勸 皇上早斷使人無辭 上曰朕意久定遲早摠一般
豈為人言搖動錫爵對 聖意豈有不定但外人見無消息止
不住胡言亂語 上言恐後中宮有生却怎麼處錫爵對數年
之前說起猶可 皇長子年十三歲待到何時況且自古及今
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 皇子 上曰明年
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云云因遂傳 諭來春出閣讀書
謫御史吳弘濟外任復調邊方已而削籍

先是高攀龍楊應宿各疏下部院參看高攀龍降褫職楊應宿
降三級調外任至是弘濟疏乞扶正抑邪容賢逐佞以正人心
參楊應宿有 旨此事已有 旨了自合聽 朝廷處分吳弘

濟這斯黨救贖擾擅取定擬著降三級調用已而科道連疏請
救臺臣盡罰弘濟調邊方無何科臣盡罰弘濟編民附錄御史
徐元言閣臣王錫爵張位雅負節槩題志臯老成持重于泰誓
之一個臣有何難及胡不以之自相淬厲以佐堯舜之治報聞
吳弘濟浙江秀水人
徐元河南杞縣人
諭停皇長子出閣尋復諭出閣

內閣傳出 聖諭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且買办一節此數乃
朕親自刪裁過的出講在外 簡的在內各衙門造其所用
器皿物件及其備用等項所費不少若如該部科言其過費出
講少俟二三年 冊立一併舉行度可省費 諭卿等知 時
內承運庫太監孫順開出閣該用器皿金珠等項葉金不等約
計價銀三萬六千四百餘兩晴碌寶石不等約計價銀一十二

萬九千二百餘兩珊瑚琥珀等約計價銀一萬八千七百餘兩
龍涎香等計價二萬五千二百餘兩總計不下數十萬兩戶部
執奏有旨朕以大典為重傳買實非得已着上際各買禮部
傳出 聖諭 皇長子出閣在邇合行冠禮以見講官但思方
未 冊立既不可遽同東宮之議又不可下同親王之服姑令
暫着常服出講待 冊立之日再行冠禮如勅奉行

十二月王用汲卒

平虜家丁殺叅將麻承詔

宋應昌撤兵自朝鮮回京

兵部覆預防計禦應敵之機以便專責以保萬安等事有旨
大兵盡撤宋應昌既難展布着與李如松取回但倭情狡詐未
可遽稱事完督撫遙制不便顧養謙才畧素閑着星夜前往彼

處料理務保成功寫勅與他薊鎮防虜事務暫令順天巡撫代
管宋應昌仍候顧養謙至日交代回京

考選科道官

徐觀瀾遼中立陳世恩林熙春徐成楚盧傳元張企程田大益
葉繼美李先芳張濤黎道炤桂有根俱科伍文煥任彥藥吳文燦
俱南夏之臣喬廷棟朱鳳翔翼體李光輝黃一龍涂喬遷梁銓
趙文炳時偕行唐一鵬楊述中劉景辰許聞造俱林培李文熙
周玄暉俱南已而吏部尚書陳有年奏罷周玄暉謂其拜命
之後過部見堂獨行抗立謂不宜辱以南臺盛氣悻容肆言狂
辨臣再三從容諭之而恣睢彌甚手足踉蹌俯仰指顧旁若無
人一時見者圍視震愕以為從來所未有而其意彌洋也自得
也直是臣德涼望薄無能輕重玄暉從而弁髦之耳有旨降

三級調邊方用玄煒疏辨復降邊方雜職

無水

禮科給事中徐成楚劾四川巡撫王繼光

成楚言今年六月繼光差承差宋文賓等持勘合二道皮色四隻過臣舊任內黃縣卒以色重難負覓人扛送文賓等怒其後期鞭之幾死具稟到臣當堂取色其一約有四十餘端多四川土產其一金銀絞川扇約八百餘柄內有二禮單一送茶院徐彥登計書儀五封共銀一百十五兩一送舊院王象蒙計書儀七封共銀一百八十兩單尾附送萊州府劉折儀二十兩餘二色未盡開不知所載何物繼光以今年四月抵任距五月初纔旬日耳所謂交際者纔一舉所及者纔三人輒費帑金如此之鉅異日席捲全蜀之高脂亦勢所必至此臣所以不容無言也

有旨下部院叅看已而徐彥登上疏自辨其無報聞

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削籍主事孫繼有謫極邊雜職已而并削繼有籍遠治一召已之

一召上言人心有徧蔽則不平有執滯則不平有忿怒異同則不平不能平心而能平治天下古今无有今輔臣王錫爵不能平心久矣自本年正月再入輔政無月不逐言者今得罪棄置者六十餘人獨量復一饒伸塞眾議耳而猶目為通顯南都傳笑其褊心至此近者高攀龍楊應宿邪正是非行路曉然乃竟重罪攀龍量責應宿及臺臣吳弘濟論救輒又貶逐議者謂攀龍語侵閣臣稟擬此切中其膏肓者也自趙南星秉公京察含怒積憤久矣是以南星一掛彈章而斥于孔兼薛敷教張納陞等一申救而斥孟化鯉等一推張棟而斥都御史李世達尚書

孫鑰相繼罷去今固餘怒耳矧事起于傾趙用賢重以李御史一疏益增其怒忮心甫發客氣橫恣又安知是非公論耶而乃內工擠排外托揭救偏執不已流為機械孰若蠲除私心共之大道人已兩平天下何言之有有 旨近處高攀龍等係朕獨斷親批譚一召這畜詆誣閣臣牽引趙南星往事明是與孫繼有朋奸党惡共排善類希圖援引情實可惡本當拿解究問姑從輕着革了職為民 繼有上言奸臣敢於傾善閣臣果于容奸高攀龍楊應宿二臣之疏奉 旨勘問據部院稟疏則攀龍實有區、願忠之意應宿肆為朋党不根之說君子小人較若蒼素及見邸報乃量降應宿重處攀龍吳弘濟右攀龍則貶黃紀賢吳文梓等救弘濟則罰鄭材與應宿一党伐異党同傾陷善類机械变幻不可方物論者謂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独

无處分則臣下不勝曉、之哀夫高攀龍本內並無 皇上不管一事親批親點俱出輔臣之意等語不知 皇上何所指而竟以此語罪之是何以服攀龍之心應宿肆口攻奸僅以降級處之是何以尽應宿之罪夫 皇上以公議付之部院部院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而 皇上處分又出部院議處之外且令以核實持平豈以部院為不足憑歟抑部院猶為不實不平歟部院得實而去留失平則輔臣无所逃責矣臣本輔臣所舉之士豈忍背本独見其柄國以來賢否倒置異己者疾如仇讐進一讜言輒托 明旨以斥之附己者如保赤子縱多訾議猶托 明旨以容之惟恣 惡直之心不顧子孫黎民之禍臣有不能為輸臣諱之夫鄭材楊應宿其小人耳本兵經畧係安危豈容一匪人尸之輔臣嘗東臣曰本兵心赤而耳輟經畧志勤

而膽怯輔臣已明知其不勝任矣何不為 皇上一言更置之
謂其不傾善容奸臣不信矣有旨高攀龍等顯然挾私黨護排
陷忠良紊亂朝政朕深燭其奸又因元輔解救姑從薄處孫繼
有這畜媚勢附奸猖狂瀆奏好生欺誕本當重治着降極邊雜
戍用譚一召 江西大庾人 孫繼有浙江餘姚人
起李文兵部右侍郎董基南京大理寺丞
附錄尚寶司缺司丞推禮部祠祭司主事李懋檜有 旨另推
用

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削籍

希范上言輔臣假托威權輕縱奸回斥逐異己等事畧言趙南
星孟化鯉銓臣之秉公持正非若劉希孟謝廷宋諸臣依阿納
賄奉次第屏斥天下共惜而疑之趙用賢悔婚一事雖出于絕

惡之過而其人品之正天下皆知其賢止以吳鎮豎子一疏一
請而歸使楊應宿鄭材得窺意旨交疏攻擊天下人共惜而疑
之至如孫鑰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
方鑰與世達先後去國禎不堪小人罵詈累疏乞休天下又共
惜而疑之近行人高攀龍一疏深惜諸臣之去郎中楊應宿塗
面喪心黨邪害正乃應宿僅從薄責攀龍反蒙重黜至是而人
心公論益不能不疑且惜不能不責備于閣臣矣夫閣臣之職
輔 皇上以宰制天下天下之事孰大于用賢退不肖今賢者
以其異己而必欲盡斥之不肖者以其媚己而必欲曲宥之塞
象正之途開群枉之路誤國不忠莫大于此閣臣之自文必曰
諸臣處分此也 明旨無論閣臣以票擬為職不能欺天下之
所共知即出宸斷獨裁閣臣受腹心之托獨不能效回 天之

力乎以為出自 聖裁則閣臣坐視 皇上之過已乏弼違補
衮之忠若果出於票擬則閣臣挾票旨之權陰快私意而歸過
君父不忠之尤者雖或斥降之後陽為申救欲以愚天下之耳
目而不知肺肝之露昭上惴聞誰可欺乎 明旨又謂今日時
事艱難民生困苦建言者何不講求理財足兵等項實政乃專
鬪是非豈有是非不明而可以用人豈有用人不當而可以足
食足兵者乎臣以為必是非明而後邪不得害正大臣無所行
其私而小人不得行其媚然後擇廉幹之士以理財則包苴不
入於權門而國賊自充民生不困擇廉勇之將以治兵則賄賂
不交于政府而兵餉日充兵力自強臣以為理財用兵亦係于
閣臣一念公私之間矣有 旨高攀龍等事情乃朕親自裁決
安希范這畜掇詞傍牽逞臆瀆奏顯然與譚一召等朋奸亂政
此畜輩心懷救陳泰來疏留中不發故結黨逞刁疑詆輔臣幾
視君上好生欺侮可惡本當拏解來京究問姑着元輔等具揭
申救着革了職為民不許朦朧推用

革王繼光任聽勘

吏部等衙門覆撫臣假托交際浪費帑金等事覆給事中徐成
楚本有 旨各官餽遺屢有 明旨革禁王繼光巡撫一方為
庶官表率如何濫行交際着革任回籍聽勘王象蒙徐彥登有
無收受即行四川巡按嚴提原差從公究問不許容隱限明年
六月終具奏

吏科給事中遂中立刑科給事中葉繼美各奪俸一年

中立上正人多斥輿論共惜等事畧言臣親近來諸臣相繼而
罷者率多砥行好修守正不阿之士如郎中譚一召疏中所云

得罪者六十餘人有以爭國是而去者有以詆輔臣而去者有以申救株連疑及輔臣而去者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而輔臣王錫爵之自解亦曰主上親筆臣謂所罷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主上去邪之明即擬自閣臣正大臣為國之忠若所罷者果正人也出于閣臣之票擬而有心斥逐者為妬賢出于主上之裁決而不能匡救者為竊位大臣以人事君之道恐不如是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言者罷而論者愈多論者多而輔臣益不自安即如高攀龍一疏倦為國惜才即部院大臣亦許其忠矣中外諸臣亦多為之申救矣孫繼有譚一召之疏不無過激而扶正抑邪之言不無可採陛下重罰二臣以謝輔臣二臣罰而輔臣能自安乎况泰來一疏輔臣不以淹棄請乎留都銓卿以沈鯉推而不用昨尚寶司上丞以李

懋檜補而不允鄒元標慷慨大節海內屬目而不能一日立于朝天以陛下寬仁獨不能容一直臣乎以元輔見知于主獨不能為國用一直臣乎端人短氣正士結舌此臣所以大激于中而不容默也也有旨逮中立這廝心懷結黨故拾詞市恩好生可惡姑且罰俸一年繼美言攀龍一召繼有三臣不為輔臣之益友亦不足為錫爵損欲安輔臣當自省三臣始有旨葉繼美這畜蔓詞傍引黨救同類好生可惡孫繼有革了職為民譚一召安希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葉繼美姑且罰俸一年已而錫爵申救姑免扭解

兵部尚書石星奏發私餽

奏潮州副總兵陳璘餽送大紅天鵝絨大綠天鵝絨各一端西洋布二端犀盃二副拖龍蘇合丸一封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卷

春正月虜寇遼東大定堡等處

河南大饑人相食

有子死不葬而剗其肉者有女賣不售而打死有父病已死其
祖歿而食之者

二月雲南地震

壬子皇長子出閣講學

奪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俸一年已而降雜職調外任又降三級
調用旋革為民

貞觀上言出閣屆期講讀官員已有成命乃兵部以護衛請不
報工部以儀仗請不報禮部以儀注請不報又止允其預告奉
光殿與朝謁兩宮之議而餘俱停免及該部覆行的請亦復停

留不報伏乞即下兵工二部之請以便侍衛儀仗之備其出閣儀注俯允禮臣前請則不爽酌議之初論而有光出講之鴻儀有旨張貞觀這廝每又來要切瀆阻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且罰俸一年如再有奏擾的預教別有旨行已而工科給事中黎道煇言皇儲之學與經生異其好尚不可不端則理欲宜辨其器度不可不養則弘納宜審然必內庭法則之地好不溺私度有容德而後儀刑甚適克肖有禮則皇上之身教宜先邇者出閣命下奉旨買辦金玉珠寶等費部帑三十六萬續又取馬價十萬充賞夫皇儲出閣所親者師儒所貴者道德而珠玉玩好遞進錯陳此豈作法於初之意哉比因出閣屆期各部疏請儀仗請侍衛請拜賀儀注俱不報張貞觀等公疏蓋事關職掌義難默然也乃蒙罰俸一年夫皇儲始學正

望其從人舍己恢然天地同量江河並納獨奈何以不廣之意處請禮之臣令之聞且見耶有旨黎道煇這畜明白黨救同類故引別事為言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且罰俸一年張貞觀着降雜職調外任用不許朦朧推升趙完璧等還各罰俸一年于是大學士王錫爵等言科道之言雖有抵觸與別衙門出位者不同皇上不得不容臣等不得不救至于因後次救者之言而愈重前次言者之罪亦恐不可以為常有旨既卿等申救張貞觀姑着降三級調用吏科許弘綱言言官之氣昌而後朝廷之体重朝廷之体重而後人主之勢尊近日諸臣之建言无非願忠皇上之意先後諸臣之申救亦皆獨成聖德之心自皇上以瀆擾見責而臣等之言日輕自皇上以黨救為疑而臣等之罪日重自皇上以救者之言重言者之罪

而臣等效忠之路日蹙容容者衆誰不愛身悠悠世途何難結
舌他日 國家有奸邪大政體將各依違首鼠而不敢為 皇
上爭是非恐終非 社稷之福耳有 旨許弘綱等這廝每又
來朋黨救激好生可惡張貞觀着革了職為民許弘綱為首的
各罰俸一年其餘的八箇月
加錫爵少傅志舉少保位太子太保
纂玉牒書成故也

河南盜起

巡撫張一元報據南陽知府李時學稟稱范家灣賊首喬金等
二百餘名又據葉縣拿解賊犯喬金招稱馬鞍山賊徒共聚有
千人又據汝寧府推官程紹稱新蔡縣與潁州境接之處有夥
盜千人強據潁州地方瓦店兵衛甚盛又有夥盜四五百人俱

附于王自省之黨又據南陽府稱沈陽縣象河地方有賊千餘
在舞陽地方安營聚寇搶掠又稱南汝之間斗粟踴至四錢

雲南緬賊竊發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上中土饒民圖說

附錄刑部員外方端上言中州異常災沴有二百年來所未見
者蓋自二十一年積旱之後突被洪水由春而歷夏秋霖雨不
絕平原千里一望瀟漫室廬萍飄骸骨枕藉近聞汝南蔡歸陳
宛之間割生人肉而棄其骸者相接于道甚有骨肉相食者近
且聞白晝殺人率以為常有人所不忍見聞科臣所不能盡圖
者

以光祿寺丞鍾化民賑濟河南

光祿寺少卿萬自約上封倭十害畧

禮部儀制司郎中何喬遠上先朝歷年後患圖畧

三月北上門災

適南京戶科給事中顏文選外任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附錄南京正陽門河水流赤三日應天巡撫米鴻謨題地方惡黨成擒亂萌已杜等事稱丹徒監生丁邦相金壇武生趙恢近易名州平蕪錫監生秦燈近易名濟民太倉官生王士驥又浙人胡忠及浙中監故僧王蘊空皆士驥倚為心腹凡導之為孽皆二人之謀上海監生喬一奇素以騎射勇力著雄為諸雄所推服臣受代三月後即廉知其事然未敢深信嗣言者踵至惡黨日衆輕舟往來諸邑嚇財糾徒兇狀險語駭人耳目踪跡彰露訛言流行云于甲子旦舉事常鎮二郡人心惶惶閭巷盡

驚城守霄巖官族富戶移家預避者頗衆時去歲十二月十五日以前數日內事也私計訊期伊邇緩之養亂計令府縣官于新正月初四日同日擒獲控其家妖書兵仗及交通書帖到官行委三府推官袁可立閔廷甲張時顯公會勘不假刑訊各吐真情甚悉此中各犯宗戚友朋以情掩義往往有怨臣為縱子者云云直隸巡按御史陳遇文題同言其謀有未行事有未舉似在影響之間然見之書形之吟咏各犯亦不能自解相應詳審以定其罪趙州平本年八月中秋與丁邦相王士驥同飲邦相醉後高吟一詩內云仇國有心追李布蓬門無計作朱家異日東南報奇事也須杯酒拜明霞

虜寇遼東革巡撫韓取善任逮叅議馮時泰至京即訊兵部題稟顧養謙既有旨遣鎮虜寇縱橫失事重大皆邊鎮

積弛所致鎮撫官在地方何為楊紹勳等都着巡按御史提問具奏韓取善到任未久失事兩次姑革了任待奏到定奪馮時泰逮問顧養謙着策勵以圖後效虜以數萬騎直入十三山站縱橫內地七日始退殺擄抄掠無算附錄刑部問得一名楊紹祖遼東人累升遊擊叅將常時貪圖小利私役所領軍人沿邊砍木捕魚二十二年三月廿四日帶領軍馬六百餘名匹私出外境在于龍潭山地方採木捕魚被達賊窺探在彼忽有千餘騎從樹林突出掩殺四百餘員名擄去戰馬五百餘匹盔甲器械不計其數依邊將守備不設為賊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秋後處決

起沈鯉南京禮部尚書不至

附錄南京營繕司缺主事推原任主事王德新

百官集東關議封倭詔罷之

兵部石星題畧言一意罷款兩言可決但且明旨許封宜失信况督臣有言若不與封則小西飛無詞以復行長行長無詞以復關白此其說誠為有據誠如禮臣羅萬化之疏則何患無詞蓋其疏曰宜降勅一道就令小西飛齎回大畧謂封已許定斷不在疑但釜山非封命所出之途留兵非叩關乞封之禮且表文要約未明難以遽受宜即歸諭關白更具表文備開釜山之倭盡數撤回永不侵犯朝廷亦無分外要求貢市誓為天朝不侵不叛之臣簡差正副使用紅船一隻從人若干貢表并賜勅書從寧波舊道附關乞款譯審無詐朝廷亦選差正副使仍從舊道偕往冊封果能聽命受約則其誠立見如猶遲回推托則其詐亦立見斯謂長慮却顧得馭夷之体有 旨朝廷降勅

事体重大且未可輕擬還行與顧養謙一面諭令倭眾歸巢一
面將倭使齎來表文驗其真正與否如果倭情真心歸化表文
是實即與奏請候 旨處分 星又言無端大獄將起等事御
史唐一鵬為恭報賊臣朋奸禍國等事下九卿科道會議臣若
避忌不言激起奇禍奸惡得志勞臣離心隱忍緘墨之罪死不
足贖大畧辨和親之說之為誣然亦有因非如諸龍光所奏頃
據顧養謙致京中書云倭于平壤敗後而求封貢曾向沈惟敬
云彼國有天皇女欲獻當今忌功將領即乘此播傳京師以激
人怒而敗其事其書大抵由此而實非惟敬所說也今則影響
俱絕矣若夫如御史所奏真是傳笑四方道譏萬世臣乃既不
發覺又為掩飾有人心知自愛者不為而臣肯如是乎夫緣一
市井無賴之子妄持大將之短以修其怨而令臣等九列大臣

低首闕口而與之對臣寧死不願與議且既知必無矣何苦必
令逼假成真為盛代增污事為奸細快報復有 旨罷議逮諸
龍光鎮撫司問 福建巡按劉芳譽題偵探倭情有據等事據
商人許豫等探稱關白名平秀吉令各處造舡隻千餘大船長
九丈濶三丈用櫓八十枝中船長七丈濶二丈五尺用櫓六十
枝豫防諸倭皆云候遊擊將軍和婚不成即亂入大明等處云
云已而薊遼總督顧養謙題九卿科道之議大都止絕封貢臣
當局而迷諸臣旁觀而清又刑部侍郎孫鑛所籌畫及先後遺
臣書言之甚辨斷之甚勇臣撫然自失請罷免有 旨覽奏這
封貢都着罷了本內既薦孫鑛才望可任就着前_去經畧專一料
理倭事

五月以陳于陞沈一貫入閣

謫文選司郎中顧憲成我雜旋削籍為民

大學士王錫爵等申救有旨近來屬官自逞己意通不由堂官朕是以震怒已有旨輕處了又我祖宗朝簡任閣臣皆親自掄不委用近來小人才結妄稱議論故陸光祖謀同科道欲竊會推徇私自用此該部朋奸之弊且本司屢屢市恩以公濟私未經重治又輒專擅陵訓既知等申奏該司官為首的降雜職調用其餘各罰俸一年大學士趙志舉張位言閣臣自來原出特旨簡用其由廷推自萬曆十九年先因吏部尚書陸光祖與科道官謀同會推相沿至今遂以為例云然會推之例世宗朝已行之非始自十九年也

謫戶科給事中盧明詠外任旋削籍為民

明詠上言一朝而置二相典不為不隆乃以降責郎官之故致

聖心違和于上恐非所以重二臣之始進有旨部屬官徇

私欺玩這廝並無一言及至處分一二盧明詠這狂畜逞臆黨救市恩圖報好生可惡顧憲成姑且革職為民不許朦朧推陞盧明詠諂諛朋黨部屬姑着降一級調外任用

謫兵科右給事中遂中立外任選司黃縉等并盧明詠俱削籍為民

中立上言孫鑰云陳有年杜門司官空署削籍而去者至再至三而憲成又繼之前者將竭後為不續人才凋謝可為寒心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太宰非如徐一橫謝廷寀劉希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為部臣臧否混淆舉錯倒置將使斥陟重典為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為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又言會

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也昔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即今王錫爵之入閣亦會推也乃趙志舉等不稱故典不惟遠圖妄為牽引榮激 聖怒即揭救教語壁之強笑而神不偕來欲以動人聽難矣有 旨逮中立這狂畜逞臆瀆激好生可惡且該部奉旨斥陟官員往往輒自驟加推陞皆彼此互相私援顯然朋奸之故該司黃縉等并盧明詵著革了職為民遂中立降一級調外任用時黃縉已丁憂回籍與主事章加楨員外王同休主事黃中色後俱降一級調外

王錫爵罷

自癸巳正月至此逐趙南星等若干人 大臣孫鑰趙

後趙志舉張位為政

吏部尚書陳有年求罷

有年言臣病已深告以類矣敢冒昧再陳會推始末而後鳴臣

不可不罷之故始侍郎趙參魯盛訥奉一諭札添補閣臣至臣私寓已而郎中顏憲成至問故事臣不能多記獨記萬曆十二年十二月楊巍為尚書臣文選郎中會推一次今輔臣王錫爵即是年所推也又臣籍餘姚餘姚前輩有兩閣臣一為謝遷則弘治八年吏部尚書耿裕奉 旨會推一為李本則嘉靖二十年八月吏部尚書聞淵奉 旨會推且先朝閣臣論資間不拘翰苑論品原不拘尊銜即前耿裕聞淵楊巍皆列首推謝遷李本止官四品今雖時異勢殊不可不仰承 聖意極一時之選臣乃擬王家屏等七員皆時望當推又謬以其中孫鑰孫丕揚為不拘資馮琦為不拘品方謂以人事君可幸無過及奉 嚴旨而後知 聖意之淵微非臣愚所能窺也奉 旨後兩侍郎與顏憲成又先後至臣寓謂新推孫鑰孫丕揚當遵 旨刪下

兩次舊推請臣當遵 旨通寫臣方謂欽遵從事可幸逾過及再奉 嚴旨而後益知 聖意之淵微非臣愚所能窺也夫事固有主罪生所由今日之罪當自臣始乃舍臣而獨深罪司臣顧憲成夫雨露霜雪摠天德也臣不復為憲成惜顧臣能覩然而已乎以義待其屬而以不義自待臣亦人臣也病未即死與其俸留而生無寧義臣而死此臣之不可不罷一也國典孰大于卜相猶然不足以當 聖心而敢謂無他咎臣夙不勝慕忠愼直之癖今不能有所推轂于諸臣 使 皇上不諒其心而誅其迹則市恩徇私罪將何極此臣之不可不罷二也疇咨之義自堯舜以來迄于昭代不廢而 先朝相臣非盡會推未有以會推為詬者當臣之身而以為詬患不在法在臣匪人耳倘嗣是其說遂長將使左右得闕其私卿大夫莫矯其失臣罪且不在一身不在一時而在天下後世此臣之不可不罷三也有

旨屢旨着卿在任調理如何又自求去卿久疾在告會推事原無相干不必引咎痊可即出供職有年又言頃年以來建言得罪無慮數十人矣其沉淪久者甚且閱十年又甚且為異物矣夫遜志逆心聽德所誨法家拂士興亡是關若之何重推抑之又從錮之以消磨臆忠而決裂道公也不然直佞消長之機國家理亂之介臣愚不知所終也此區區一念率屬圖報之初心不忍以今日得罪當去而遂嘿不一吐報聞附錄有年與鄧元標書大疏已下部覆即未奉 明旨不妨從容里居建言諸賢近來跡類禁錮不如投閒用之萬有一售會有近事遂以義決去近來言者考其素未必盡無訾此在察吏論官時當自有別若以言得罪則雖其人當廢而廢之不以其罪非為當也遂

錮之則其人有辭而人亦為之扼腕稍用之則其好醜自章章
耳目而其人亦不得借以自文此其大都云云祭酒范應期自
經死應期湖州烏程人嘉靖乙丑大魁據巡撫王汝訓題歲前
蘇湖之民擁眾數千號泣官門少緩須臾勢成揭竿是時臣不
得不處已御史按湖百姓遮道泣訴闔城鼎沸聲震江南是時
臣又不得不具狀以聞不意又有此變云

福州民變

聚眾二千餘搶掠會城內外官兵擒獲三十餘人解送軍門許
孚遠登時俱割一耳發守巡二道會問又擬發糶倉穀預散軍
糧站銀眾方解散

六月己酉西華門災

是日五更時分雷震異常大雨如注西華門樓一火而焚時輔

臣趙志舉數日痢疾未進閣是日欲進閣聞陝西道御史趙文
炳論之乃不果進因言文炳初入京不知授意于何人而輒為
不稽之言以詈人國家建立言官正欲其祛邪扶正以張公道
顧捏無影虛詞謀害善類雖有言責如國是何吏科林材等言
變不虛生謹指時政之缺失者一一陳之午門之朝向嘗宵衣
決事也今則輟矣 宗廟郊社向嘗必躬必親也今則遣官代
矣內人之專橫孰有如太監田義而彈章十數上輒從中格切
恐其漸之不可長也武人之盤據孰有如李成梁父子乃劾疏
十數上竟為旁落誠恐其尾之不掉也東倭之經畧宋應昌罪
浮于功則欲張其功而蔽其罪西事之劾勦魏學曾功浮于罪
則欲離其罪而棄其功賞罰失當如何勞_使臣之不解體也違左
向日以冒功聞則李成梁受世勲郝杰應上賞矣迨今以失事

報則總兵楊紹勳反逃誅道臣馮時泰且逮詔獄矣勸懲失實如何使邊吏之肯用命也絕婚固非美事然趙用賢之用心獨不可原乎反波及善類盡為斥逐陸沉而吳鎮反以風化脫罪和親實為大辱而李如松之罪獨不當問乎乃竟使苞羞忍耻而諸龍光反以訐奏蒙辜中州之饑不受官帑以賑貧人而雲南之礦金顧令民折骸增解是固當弘一視之仁西華之火所貯磁器盡付烈炎而江西之燒造又遣官發樣增置是固當捐不急之費禮部郎中何喬遠本內不署名信為有罪然視祖訓之不擡頭者其失不為小乎乃一則免究一則降調而重輕于是失其倫矣吏部郎中顧憲成等起用諸廢臣縱非無干然有堂官為之張主其過不可宥乎乃堂官免究司屬編氓而喜怒于是失其節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也今吏部書陳

有年杜門已數月矣既不用其言又不聽其去是異日之為冢宰必如張瀚楊巍之澳恐具臣而後可安其位也諫官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也今給事中遂中立等一鳴輒斥去既授之言又怒其言事是異日之居臺諫者必如陳三謨朱璉等之依附閣臣而後可善其後也古之大臣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今之大臣善則歸己而過則歸君古之大臣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今之大臣進思逢君退思固寵西華門環衛武英之右其象如輔弼乃雷火震擊是必有匪人不宜在君側者不報

湖廣守備太監孫政劾罷鍾祥知縣李來命
時太監孫政解進茶鮮經鍾祥縣計用夫三百七十八名一時應付不及遂將書手拿責三十又牌仰知縣押扛該縣查舊時該監委官除正扛撥夫外重科里甲夫四百餘名每名勒貼銀

三錢正費銀一百二三十兩另費二百五六十兩里甲分文皆民膏血政遂疏劾○吏部言○皇上方以賑恤民生省約財用督課群吏乃于節用愛民如來命者顧斥為編氓竊恐無以風天下矧以貢物故而勤民力必 聖心所不安以委官故而罷民牧尤臣義所不辱所損于平明之治大矣而孫政曾恩等亦安所逃于公論哉

罷顧養謙以孫鑛兼總督經畧遼東事

福建泉州府地震

刑部尚書趙煥再奏慎刑平罰不允

畧言頃者諸龍光以訐奏事致干 聖怒併陳仲登用重枷枷號永遣瘴鄉臣等以為六月酷暑一等大枷長立日中無不立死二人罪不至此于法失平具疏執奏臣誠不能悟主力不足

回天桎梏未寬綸音反厲頗聞兵部石星復疏申救數日不奉

俞旨臣龍惟光之所以獲譴以訐首李如松而為石星所劾也今星連疏不已則心之不安可見而如松涕泣不寧蓋懼人之議其後也故今日之宥此二人正所以為此二臣庶幾石星之心可安李如松之議可免臣忝法官之後亦有賴以奉職而議法有 旨如何又來瀆奏還着錦衣衛嚴加著實枷號不許鬆容

蘭州災

燒死經歷何其厚等一十六名附錄靖邊營軍人李朝恩家養有黃雌雞一隻生卵數箇花子已出未及一月變為雄雞毛冠可驗午時頻教倡鳴

秋七月廟享代行

諭內閣朕自入夏以來常中暑濕身體屢生熱毒又頭眩軟弱
時享暫遣代行

奪雲南撫按官俸二月

戶部題該省布政司進年例金二千兩新增二千兩有旨前
有旨五千一併解進如何還未全數解進該撫按官好生違慢
本當重治姑且各罰俸二箇月

直隸巡按御史陳遇文奪俸六月

都察院題考察遇文差滿有旨持法秉公有裨風紀陳遇文
姑罰俸六箇月今後巡按御史考察回道俱依議分別題請着

實遵行

新養心殿

趙志舉求罷

南京御史柳佐論劾志舉次日章守誠疏又至志舉以守誠同
鄉為鄉里所不容又言人之樂與斯人為徒者以斯世斯民有
三代之直道今人心不古如此何樂與斯人為徒而居之云

宣平壤捷

禮部上言東功勘報未竣乞停告廟宣捷以免議論有旨著
作速遵行吏科林材抄叅東征功次畧言先該按臣周維翰勘
報甚明緣樞臣始終欺誑混為題伏以致明旨欲通行叙錄
升賞又該兵科吳文梓執議上請有旨差吏兵二部作速勘
議欽此為照經畧之遣切欲驅倭夷援朝鮮一掃妖氛而永清
海國耳今奎倭未退朝鮮尚為垂危之區川兵未回國家猶勞
遠戍之卒議封議貢和而親貽禍含羞君辱國縱有斬馘
之功亦安足償其滔天之罪乎且王師屢更經畧三易果稱寧

謚何故張皇姑無論其他卽以顧養謙之盛氣而馳其目中
豈有宋應昌輩哉迨一履戎行遂俛首封貢不得不吐其實曰
東事失策救欺無能嗟夫顧養謙則以為欺而石星則以為功
明旨尚以倭情變詐未可遽稱事完而星則為大功已成必
當槩叙升賞甘心欺恣立意扶同舉朝臣工無不欲食其肉而
寢處其皮者乃星楊楊然今日杜門明日視事今日被論明日
叙功乍出乍入如同九尾之狐何面何顏其戴十重之甲不意
大臣中見此晚節不終貽害無極以為國家憂并為掖垣玷也
夫冲一鋒斬一級士卒之賞不可後時而頌而事未定功未成
將帥之勲不得先時而叙若以往日平壤之捷必當策宋應昌
之功則明日倭寇之來亦必當加孫鏞之罪如孫鏞不任其罪
不能保其不來則宋應昌安得既逃其誅又冒其賞乎舉宋應

昌而李如松可例矣昔祈山三出而街亭一挫諸葛亮猶貶上
將西賊心膽俱寒而好水川一敗韓琦早上疏自劾古之忠臣其
心若此獨有唐南淮未平而宰相以捷聞受賞宋和議成而詔
告中外將相升賞有差書之史冊至今萬世姍笑若今日事則
聖明在上祖宗列聖有靈而東征諸臣果能力持國是俾公議
大明是社稷無窮之福也如其不然空言無施雖切何補付
之青史以傳後世之論而已抄出酌之附錄吏科耿隨龍言福
建省城民變大肆焚劫撫臣許孚遠不能定其亂浙江烏程民
變逼死儒臣撫按不能正其辜且言撫臣王汝訓之過少按臣
彭應參之過多蘇州府重囚越獄而撫道曲為文歸其罪又聞
前日丹陽縣民趙州平輩皆一時少年飲酒狂謔實無逆亂情
節而一時撫按諸臣輒以逆黨擒治此諸臣預防亂萌之意不

不宜過責但非其罪而罪之與有其罪而不罪均之非公平正大之體而實不足以服三吳之心此臣風聞未的不敢深為辨說惟畧舉其端亦欲諸臣虛心而更察之耳

奪戶科楊恂等俸一年其餘八箇月

惡其黨救雲南撫按時降

諭云

吏部尚書陳有年罷

疏凡十四上有 旨卿有疾屢旨勉留乃復堅意求歸情詞懇切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痊可之日撫按官具奏起用

虜寇違東廣寧城

半年內三大入寇

以孫玉揚為吏部尚書

謫吏部文選司郎中馮生虞等極邊雜職

吏部推南京通政司經歷何選升刑部員外郎有 旨近來部

屬缺人往往推的都是黜降科道可見你該部扶同結黨好生

可惡何選革了職為民堂上官姑免究該司官都雜職極邊用

還同何選不許朦朧升用員缺另推來旋諭內閣卿等既來奏

解該司官為首的姑降一級調外任用其餘的且各罰俸半年

貴州道御史許聞造言頃歲以來謂郊廟為常事謂朝講為虛

文謂公忠為黨同謂救諫為激聒吏部朕司進退 陛下誥其

所賢刑部朕司讞比 陛下撓其所宥兵部朕司推轂 陛下

專其所遣光祿太僕之帑搜括幾空緹騎緞衣之缺虛懸不捕

敲朴之慘徧于宮闈扭械之命接于道路論救忠良則愈甚其

罪諫止貢獻則愈增其額大臣一時杜門者六卿幾居大半言

官廢錮草野者兩載幾至七十餘人闕庭不聞採納一言臺者不見挽回一事奏牘沉閣而無從稽其出納正士短氣而無復關其忠鯁賢者褰裳而求去留者掣肘而難為今欲摘陳一事則慮 陛下益甚其事欲摘救一人則恐 陛下益罪其人陛下執此以拒建言之臣諸臣因此而塞進言之路 陛下試察旬日以來諸臣弼違之章視昔不稍減乎謇諤之風視昔不稍沮乎

虜犯清河

八月改發廣寧叅議馮時泰邊戍又改烟瘴永戍

刑科喬胤等題先是虜犯邊左達治分守廣寧叅議馮時泰即訊該部將泰問擬違制杖罪仍咨吏部降罰具奏不報忽接聖諭今日覽文書內有南京兵科盧大中激救馮時泰時泰着

發極邊充軍盧大中奪俸半年乞將時泰仍從部擬發落有旨着改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

補福建巡按御史劉芳譽年例

芳譽題賊臣和親有據辱國難容等事畧言巡歷漳泉據新回海商黃加等投送朝鮮人廉思謹書內開和親一段云往年遊擊將軍沈惟敬進兵朝鮮時與倭連和約送大明王女于日本據此以質于禮部郎中何喬遠吏科林材御史唐一鵬之疏若合符節然後知諸龍光之揭不為誣也奈何本兵石星極力誅諸龍光而必致之死哉石星述惟敬之言曰彼國有天皇女欲獻當今今思敬之書則直指為大明王女矣星以握樞大臣辱國至此尚欲腆顏就列耶不報執政惡之已而假年例補温州知府

奪四川巡按御史吳禮嘉俸一月

吏部覆撫臣假託交際浪費帑金等語言巡撫王繼光巡按王象蒙共事一方同司秉憲即其自辨之交際我加少而人加多似無染指律以官箴之大閉取傷廉而與傷惠皆有違心巡按吳禮嘉承 旨勘問回奏含糊徒博長厚之名未見風裁之著按察使張治具一勘再勘非不日費移文而初詳再詳未見推求實蹟已受而曰未受回札昭然禮隆而曰禮簡寧知謝啟稠疊扇錦之禮委云去役假充而發庫之銀或亦事後區處正明旨所謂互相容隱者有 旨王繼光王象蒙調外任用吳禮嘉罰俸二箇月張治具三箇月原恭徐成是紀錄

吏部尚書孫丕揚更定選法

凡急選大選俱該圖缺于內府親自抽籤對衆註缺奏上報可

附錄大學士趙苜題作養人才事銓註翰林院編修苜官九員
王象節沈濯韓煥高克正楊繼禮陳懿典劉生中李騰芳傅新
德量授科道官六員張同德姚文蔚陳維春何熊祥趙之翰馬
文卿係壬辰科考選庶吉士

雲南水昌蠻哈營兵變

九月陝西道御史何倬請開礦河南

加宋應昌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如松太子太保世襲伯爵餘升賞
有差

該部查核東征功次上請有 旨東征連戰奏捷恢復朝鮮倭
奴遠遁文武將吏勲勞可嘉這叙列平壤功次經彼處巡按查
勘明白合行升賞激勸又諭朕前見廷臣爭講東倭封貢事宜
自奉旨停罷後如何再無人言及倭事你部裡亦未見有奇謀

長策來奏不知善後之計安在今宣捷告廟為錄前功此事當
未完結朕衷將此倭情細思之或遣兵驅去若待再來出兵爭
之我或不許貢但許市這三策你部裡可斟酌伏奏

鍾化民進荒救圖說

虜犯延境總兵麻貴出邊搗巢回復迎敵總督葉夢熊延綏巡撫
李春光各以大捷聞

以碩養謙總理河道吏科林材論劾不報

羅萬化罷推沈鯉為吏部尚書不用用范謙

附錄時左通政員缺推王國用徐申順天府丞缺推陳登雲用

劉士忠

謫福建道御史冀休三級調外任已而降雜賊旋革為民冀休題
衰庸輔臣趙志舉可去有六而必不可留有三 上震怒著回

話休言志舉貪鄙舉朝皆知臣官執法義在觸邪言官論人自
其職掌誰能指使而臣亦具鬚眉稱男子肯聽人指使方有言
耶必欲株連蔓引以起獄端方今君子滿朝公論如皎志舉能
以一手掩天下目乎有 旨冀休巧言飾詞本當拿問姑且降
三級調外任用不許推升已而御史姚思仁等論救著降雜賊
吏科林材等論救革為民

加宋應昌鄭洛世蔭兵科吳文梓論奏不報

文梓言應昌受命而出不終事而還今授以顯爵榮以華褒在
廷諸臣扼腕不平柰何復有本兵之請假子產立公孫洩之義
牽鄭洛魏學曾而為辭必使濫激世蔭而後為快臣不知其解
也且威福出自朝廷應昌等已有成命本兵猶以為不足而請
格外之恩片言而激二姓世世之利而 皇上亦遽與之則是

朝廷公典止為大臣市恩之地而開將來僥倖之竇耳不報
內旨降單刑部主事郭寶為民

兵部接 聖諭東事阻撓壞亂皆因群小朋謀指使附和失策
郭寶首倡革為民其餘兩京條議倭情的你部通查內有阻封
貢造言惑眾的另開寫來說

虜犯寧遠

虜入固原神木遊擊史見敗績

陝西巡撫呂鳴珂塘報火落赤等酋搜搶歸德等處卜失克等
三十箇部落五萬餘騎入延安吉囊部落數萬向東南搶掠及
西安州白馬城各處

謫南京戶科給事中任彥藥極邊旋削籍為民

吏部接出 聖諭昨任彥藥黨救為推何選吏部司官馮生虞

等又牽救前司官黃縉好生可惡任彥藥降一級黃縉馮生虞
俱降雜職都調極邊馮養志等各降一級調外任孫丕揚上言
建言諸臣臣方以列名疏請恭候 命下許臣推用然後遇缺
請點以彰 皇上使過之仁疏上未幾 嚴命忽臨臣亦因知
所攸措矣司官數挫廊署幾空臺省諸臣落落辰星選用甚難
推逐甚易惟此時為然目前諸務已稱缺才國家大事人將結
舌豈社稷之利哉

虜犯甘肅百戶謝詔馬載圖死之

戊子遼東地震

冬十月下白糧解戶孔志道等法司究問

戶部主事鄒迪叅孔志道等積奸侵欺御用白糧揀和老米糙
米澆爛不堪下法司究問 刑科給事中李先芳言糙白之相

去無幾而言百計行賄于本官反有不貲之費此理之不可解
新倉特經過之地主事特經驗之官如法不可容何不即時論
奏而遲回于兩旬如心無所欺何不都候問明而驚動于天
聽且其轉輸勤苦賠賾艱難剝肉醫瘡搥心泣血此苦誰知之
而誰恤之幸至都門庶幾無恙人情孰不欲早畢公事歸見妻
孥卒歲相慶而忍棄其身以嘗試不測之法乎自非巨奸無賴
何敢虧欠自非短少盜匿何能侵欺何必問其身與否臣以為
凡肩摩踵決而輸都下者皆 陛下良民所謂子子孫孫力田
趨事而供賦役者也我

高皇帝時凡部運糧長至京每賜召見勞以酒食 陛下父天
母地之仁同符 太祖豈其忍加重罪于千里供役終歲勤動
一二無知之匹夫特未有以民情告而所據者文致之單詞耳切

恐 嚴旨一下法司不敢輕擬愚民無路以籲天臣切悲之自
今以後衙棍倚法而恣貪小民劫威而掩口臣切慮之不報

礼科孫羽候亦言如或衙役借行騙事在需求宜痛懲其弊
以騷擾者之戒亦不報

逮浙江巡按御史彭應參烏程知縣張應望至京即訊革巡撫王
汝訓戕聽勘

既至京應參革戕刑部擬罪張應望鎮撫司打問
謫刑科給事中喬胤外任旋削籍為民

原任祭酒范應期妻吳氏奏儒臣極冤未恤等事有 旨彭應
參既膺憲戕不能激揚一方乃敢大肆貪婪聽信奸吏傾陷儒
臣致死二命情實乖戾王汝訓撫綏一方該當與伊伸理反扶
同歸詞代辨委任何在王汝訓著革了戕聽勘彭應參張應望

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校拿解來京究問喬胤等論救降一級調
外任 大學士趙奇揭帖謂 明旨將浙江撫按等官革任逮
問一時廷臣皆震悚懾服之不暇惟科臣喬胤輕率有言乞免
其降調云已而南京戶科給事中伍文煥論救喬胤革為民
己未虜寇遼東鎮武錦義等處總兵董一元等追擊大破之于白

沙窩

斬獲首級四百一十五顆賊首六顆生擒二名得獲盔甲五百
餘馬駝二千餘內駱駝九百餘該督撫題進五百隻有 旨二
十匹供南圍之用其餘分發京營各鎮馱載軍器

十一月謫工科給事中張濤外任

濤言朕在工垣一切工役錢糧並屬稽察本年半期之間忽徑
傳養心殿工矣而臣不知忽徑傳帖神殿工矣而臣不知忽徑

傳永寧宮工矣而臣不知忽徑傳隆德門工矣而臣不知計節
慎一庫今歲工程年例等項已費三十萬有餘歲入之數何能
償其所出請自今以後工無大小一有奏請營繕務發閣票請
自 上裁兼由科抄聽從部覆科道估視工程便有 旨且各
處皆朕親見年久頽壞故著該監行文該部暫為修葺張濤等
這廝輒來煩瀆奏擾好生可惡張濤姑著降一級調外任黎道
炤且罰俸一年濤曾疏論大學士志臯者

謫湖廣布政司官武尚耕等極邊撫按官奪俸二月

吏部接 聖諭前者有旨湖廣例進魚酢內醬子酢改作鱸魚
酢如何還是照舊該布政司姑著降三級調極邊方用不許朦
朧推升該撫按官也各罰俸二箇月

再議封倭

兵部石星言事惟決斷乃成人惟專責乃效今督臣賊在封疆
惟以戰守為急議及封事未免遲回不決往返商議便是春訊
再致他虞誰任其咎臣既力担封事惶恤其他自當吃緊決策
以收完局為今之計宜選將二員一責令齎執檄文馳赴遼陽
地方即將小西伴入山海關前來一責令直抵金山宣諭行長
等作速率眾起行以表恭順之心以候封使之至封事既定則
夷使即可遣行封使既行金倭報退則各回營理事如既封而
倭不肯退及或別有要求則封事無復再議合以戰守責之孫
鏞議封貴之臣皇有旨有不奉旨阻撓的奏來拿問但有騰架
浮言敗壞封事者嚴衛衙門多差兵校嚴行緝拿重治

起黃鳳翔南京禮部尚書不至

冬至郊遣定國公徐文壁代

祭畢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

癸巳上視朝

慈聖太后誕辰 上御門受賀畢新入內閣大學士陳于陛面

恩 上問趙先生於是趙志舉回奏臣年衰憊屢經言官糾論

乞放歸田以全臣節 上不允又奏巡按浙江御史彭應參

陛下所遣風憲官也地方有大奸惡正宜以陛下之法懲之

但應參作事躊躇行政乖戾 陛下逮問之今逮問將近乞寬

宥 上云知道了附錄吏部孫丕揚上言御史一逮無肯庇民

懇乞 聖明再加遠慮等事項祭酒范應期妻吳氏奏夫自縊

禍由巡按彭應參起片言動主命逮應參而波及巡撫聽勘臣

至不肖仰体 聖意豈以凌虐儒臣將逮一御史為撫按懲耶

夫使凌虐而實也事在兩浙必當勘明以為斷案倘凌虐而虐

也詞出一面豈可遠達而傷國體婦言一聽遂執法憲臣俛首犯法赴告寃民仰天無告此風一倡非國之福也倘海內鄉官又有干人之告如范應期者將誰敢聽理乎恕吳民則范又告急恕儒臣則人必稱寃况尚有幾千人敵如董份家尚在其後也往年徽州之民變于絲捐杭州之民變于火夫寧夏之民變于刑罰事機初起大都類此臣一思之為社稷憂君門萬里何從而知切思皇上見牛未見羊也吳氏謀家當先一家之哭大臣謀國當惜一路之哭在廟堂為江湖之慮古人安社稷為悅者必早計此非臣私言也有旨待拿到之日自有定奪

以刑玠總督川貴軍務

南京評事龍起雷陳言時事不報

大學士趙志皋言臣救無能乞賜罷免本月二十三日出閣

接得起雷揭帖為時事寒心相臣不職等事內稱先任閣臣不稱而于臣等三人責備尤甚且其稱引古誼皆是為臣等藥石何必屑屑與之置辨但四五年來內閣之為怨府閣臣之為射的其亦久矣年來譴斥諸臣擯落草野沉滄下僚久未舉用人心未協政体有乖臣等每有欲瀝悃款之愚効推挽之力而誠意未孚機會尚阻責臣等以不敢薦賢為國誠亦難辭伏望垂聽起雷所言俯容臣等辭免仍將趙南星等早為起用以愜群情將使政路得人賢途大闢臣等雖伏處林壑有餘榮矣有旨朕昨覽南京大理等評事罷起雷誣謗前任二輔臣及卿等朕已洞知必是奸黨所使且趙南星貪贓壞法曾經科道論劾罷斥如何擅自薦舉朕欲重處此畜何恐卿等心不自安姑置之不問卿等宜安心佐理

十二月摘吏科都給事中林材外任

材言新推國子監祭酒成憲三十年仕路徘徊一無善狀不宜以辱成均吏部之貳不宜懸缺彌月而以劉元震推詹事府副總裁之缺不宜突補馮夢禎 皇上御宇二十年来用人蓋三變當高拱柄國時則洛人進當張居正秉權時則楚人進當申時行執政時則吳人進乃今者將為吳人乎為洛人乎為楚人乎瑣瑣姻婭行據要津戚戚兄弟驟登臚仕曲學者是以阿世虛談者足以沽名直言者不容而反謂之喧鬧秉公者俱斥而反謂之險傾耳目見妬于股肱 掩乎耳目長此安窮臣亦不知其所止矣有 旨成憲准回籍養病去劉元震馮夢禎俱照舊供職林材這廝屢次借言欺侮誣謗大臣朕俱姑置不問况成憲已有科官論奏了如何又來党護激援且暗傷善類詞語

多含糊不明全失告君礼体好生狂悖不敬姑從輕降三級調外任用不許朦朧推升其餘姑且罰俸一年

奪南京兵科給事中盧大中戶科給事中伍文煥等俸有差

文煥疏救彭應參及喬胤罰俸八月喬胤革為民盧大中疏救冀体任彦藥各罰俸一年冀体任彦藥俱革為民

奪南京山東等道御史李文熙等俸有差

文熙論救冀体任彦藥及文選郎中馮生虞為首罰俸一年其餘十月馮生虞革為民

兵部尚書石星請視朝礼倭使

該部譯審倭使小西飛口詞一金山倭衆盡數退歸若得准封一人不敢留住朝鮮又不敢留對馬島速回國一一封之外不得別求貢市任憑分付並無他求一原有國王十六年前關白

行長殺了日本國王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差來
小西飛押



